

為佛法耗盡最後一滴血

——最感動人的一句話

●仁俊長老



七十六年初冬，我到加州探慰周老，他那句「為佛法耗盡最後一滴血」的肺腑話，一直在我腦中縈迴、映現、響亮得震豁肝腦！

四、五年前，他的身體日漸衰弱、消瘦，為著對《慧炬》盡責、盡心、（久已）盡產、盡財、盡命、盡時、盡（絕）情（私沒分文遺給子女）、盡（聲）氣（苦口勸募或講說），仍然而毅然勞勞忙忙的（自）寫信、（自）寄信（那時已屆八七高齡了！）、寫稿、索稿、催稿，這一片熱忱摯意，的的確確在「為佛法耗盡最後一滴血」做實驗。

他這樣的為佛教奔波，為佛法輸血，為《慧炬》注力，為他人效勞，為社團籌

設、策畫、發展、擴增，不斷地鼓氣振興，節寢搏食而實驗。能奉獻、能做到的，沒一念顧慮；一步逡巡，意志與意勢提運得緊韌旺烈，忘掉年歲也拋卻利害（得失），渾身渾心不忘三寶，一行一德不離眾生。他從「盡」中練出如此的耐能、荷力、優性、淳德。吃苦不訴苦，逢樂肯推樂，形成緬懷澹泊、器識開廓的意象與品操。

他做到這般田地，究竟受到什麼力量激發、鼓舞？依我的觀察：

一、不狂，凡與周老相識、相處過的，都能體認到他的虔誠、謙虛而懇到，沒什麼疏略、縱恣或輕慢。因此，他給人的印象平易而坦豁，表

徵著溫潤的悲懷、悲德；悲德漸積、漸大、漸厚了。厚得不慳「我所」，不耽「命根」，日常中存的、思的、驗的與（惕）警的，不讓「欲貪」纏掛，不許個己盤迴，三業上的行誼與知能，總是那麼和諧、正直而篤實，他就是這一典型的長者。

就這樣，他在佛法中人做明了，心持正了，（久）植福（深）植慧，不僻謬、不怠逸、不矯異，狂心制息得寧寧貼貼，起心動念觸會著的，常以（正）法證印；印的熟悉明通了，身心則便澄清卓犖，呵責一般瑣細、雜染的情識；強烈衝擊的主觀意見、意氣也被調伏了。事理的體會與人物的應對，不草率不滯戀，穩靜中求明切，諦察中能飭誠，狂念則不易萌釀。這，由於他久學久耐，才奠固著這樣的根柢。

佛法入門處——「安心」。心，安持得柔柔和

和，閒熏得細細致致。參禪學教戒持律念佛，專一深入得念頭怡暢，眼底舒朗，自勘自覺：不躁不鬱，能勤能淨，功夫與功德才一起著力。關頭上辨得決，緣頭上捏得準，菩提（信）願顯得出本分——應捨的不遲徊，本領——應受的能承頂，堅忍的性格與充實的德義交相淬礪，行止中靜平得「惱」「忿」不起，狂性就不會暴發了。

周老那樣的內方外圓，圓得不帶些微「鄉愿」氣息，是故他說話做事，正直得不折扣，通洽得不含糊，他秉著這原則立身處世，透脫活絡中翻得了身，豁得開眼；虛融中遣消掉愚陋莽急，氣貌與意念，調劑得肅肅穆穆。從修學造詣上說，甚深「慧義」的正聞、深思而契領，大抵這麼奠基立本。邪見惑不著的「勝解」，「強（烈惡）緣」奪不去的

決行，便從本立基奠中起用發力，浮囂之狂與頑梗之劣，對治、平息、汰脫殆盡，受用的有番親切體味；依此而引發的作用、效用，則不受遮蔽，莫可堵遏；清涼的意境與溫煦的氣色，融融怡怡的豁露出來。生命的穩定上進，艱貞下化，就有個正常、正確的依準、發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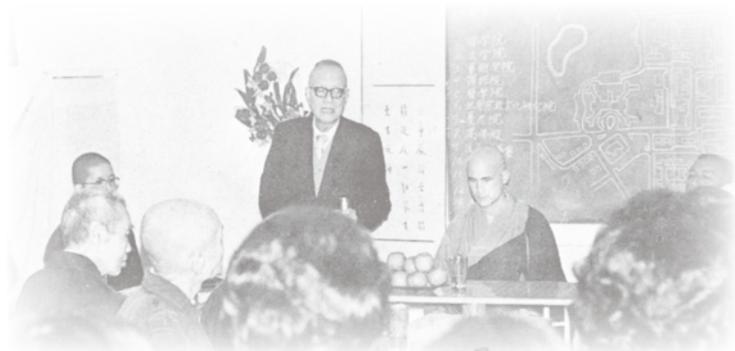
二、不倖，正確得日進日明，日明日淨，啟發的、省悟的、觸會的，不落邊際、界域，直向「空、無相」等深入（不滯證）巧出（能應導），「實相」勝義中多少有些體認，一般普通知見，尋常學問，怪異光影，透脫得灑落消散。意興上玩索、探救與追溯的，的歷分明得直見源頭；意勢中奮勵、鼓激與升發的，熱旺蒸上得不迷（世間）緣頭，妄冀倖求的觀念當頭喝斷。自作自受、自調自度、自依自發的根本信念建立、肯定了，那些哄



■ 周宣德居士於民國五十三年，代表我國出席在泰國曼谷召開之第七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央理事會，並至印度鹿野苑出席全體大會。圖為手捧佛像騎象於鹿野苑繞行三匝後攝影。

騙、作害自他的玩意兒，則不屑聞問。必須如此，才能熏成正確觀念，糾革險僻行徑，探得出決定性的大頭面，自利而利他，周老就是個好榜樣。

倖的最大弊害——無視而埋沒正信，抹煞掉佛法的真精神、淨宗致，立身做人的精誠品識、堅卓性格，一念也不能切近理性，切磋



■ 周宣德居士介紹美國加州法界大學，並呼籲捐贈佛像。中坐者為法大副校長恆觀法師，右上為該校平面圖。

理智，惛懵苟且地藉美麗之夢（幻）聊以自慰，消磨歲月，唐喪時光，徒增惑業，自食惡果。僥倖的形成、流行而風行，濫用方便，詭稱善巧，漫倡「易行」、「易成」，積久而習焉不察，是非顛倒，邪正莫辨，混濫雜染成為自然。不討巧而直持正見，直趣正道的純正信願，就這樣幾乎被掩蓋、被放棄了。看目前趨勢，正方興未艾呢！

三年前，我在加州時，周老談到二即（「即生」、「即身」）成佛的問題，他頓時顯得憂形於色。他是「老實念佛」，也是精誠發心永

遠為三寶服務的人，面對著如此的討巧自誤（誤他），求倖喪信的畸形怪勢，當然會顧慮

到危機迫切；像他這樣的有幾個！

三、不偽，與倖粘搭、勾結一起的——倖，偽的媒介者——倖！僥倖中嚐到甜頭，搞出花樣，吸住羣眾，偽的掩護、做作與表演，就越發炫聲勢、顯氣派、光體面；耍體面、耍體面、鬥體面一成為佛教慣常活動、普遍風氣，造成浮盪空洞的口頭幌子。樸淨而平實的佛法，大眾的心頭眼底，便無緣接觸或領會了。佛教在這樣虛有其表的發展、倡揚之下，除了極少數默察深慮、「死守善道」的挺骨卓行者；一般連什麼是佛教都不知道，還談得上甚深

的佛法！

刺殺眾生法身慧命最鋒利的一柄劍——偽！習慣了偽而巧於用偽；偽而不知其偽，偽的花招新奇繽紛，刺激而生動，趕熱鬧的越多，尋真實的就越少，因為假的變成真的啦！這樣，偽的便正式取代了真；「正法」也就作為世俗名義的詮表，世間（穢濁）表徵的稱謂了（印度（最）「後期大乘」就是這樣）。

學真、認真、持真、詮真的人少了；或者雖詮真而不敢揭偽、斥偽；不能厭偽、汰偽，遷就人情，夤緣於勢利名聞（體面）中，這等半明半昧的表態，其歸屬也就日趨於偽；偽得氣靡志撓，甘於隨波逐流。目前中國佛教界學佛的（例外的也有），僥倖心（行）滲透每一階層，虛偽也就成為普遍風氣，觸不著、沾不上一點兒淳樸啟導，清淨氣氛，初

學的怎能不眼花撩亂、心旌動搖？偽的最大危害：相互掩飾，彼此含混，表面熱惱而內在荒涼、穢暗，斷喪了驚覺與振奮，佛教文化與國族命脈，漠然置之。驚提成性的周老，硬是不隨緣、不由從、不馬虎，總是提撕著「盡其在我」的一片苦心！

他的這番苦心，正是他的有為、能為、必為而為之不已的大朝氣、新精神、真性情，他的信願與悲智，就這麼昇華也這麼扎根；也就這麼感召了許多壯年學者，青年學生和許多人，紀念而懷念他，請從這裡著眼！

四、不激，他這麼認真地提上去、落下來；提呢提得堅決，落呢落得柔明，提落之間仰效與襯托的，總是綿綿密密的一心三寶、三寶一心。因此，業行中繫念的、體見的、悟持的；業緣上涉歷的、應對的、操存的，若有形若無形——意態與身語，



■ 民國四十九年，周宣德居士應邀在全國第一個成立的大專佛學社團——台灣大學晨曦學社專題演講。右立者為首任社長郭森滿。

總會調整而維護得平靜、平衡。平靜得「正思」而不亂，平衡得「正聞」而久熏，伺性的妄執損減了，通（曉緣（依）性、法）性的淨智增長了，究理治事與接人待物的風度、氣品，就會安詳和忍得不激躁。大凡思路通暢而器識開廓的，起先，總得有這番涵練、熏發而貫續增上，於是聚晤或迎送中吐露的、肆應的、照護的，則了當穩明得沒大錯謬。

學佛法，日常中儘以佛

法察治、勘驗心境；心，平得曠泰不褊狹，深得細明而堅忍，忍得消而不滯，（苦惱）受得笑而能（喜敬）見（一切怨對），僧俗中的真道行、大法器，歷來都存養、琢磨著這溫良儀態。

凡是與周老把晤而交往頻數的老老少少，總不覺得煩也不感到俗，自自然然的樂於過從，就因為一般的「激」他能轉化為積極的為人之「熱」；熱摯得忘卻自己，處處為人著想。所以往生了，許多人還是那樣的傾慕、銘記而感念他。

有次，我和周老談到發心、發臉的問題，他也認為發心與發臉同樣重要；心發得不瞋暴、不激化，臉才會發得寬柔虛豁；因而也

才顯出內心的清涼與安暢。用佛法，首先應該著力的：「平」。平得鎮靜，默思而深思，輕率暴勃的意氣息斂著，深的法義，新（不曾聽聞過）的（正）知見與真的實相（真如、法界等），才會從高度正確的信敬、信受中入神轉念，破執遣迷，光光挺挺地做個活性人——無我（我所），果果毅毅地做些決性事——無畏（無量），入世赴湯蹈火與出世脫胎換骨的精神氣勢，端憑此種活性、決性練就的。不激，才會練成這麼種活性、決性。

前些時，有位青年法友，談到「祖師禪」的傳承問題，我當時說：祖師禪超邁、決絕，夠氣魄了，真解其意的，可能有番體會；不善會的，就會超絕得極端激越，瀕於否定、推翻、覆滅的「一切法皆空無著」的大險境！佛法最極甚深的證覺——「善寂滅」，也就因「激」而與「寂」絕緣

了；我們對於祖師禪，必須慎加攝擇，千萬小心啊！

據我所知道的，周老三十多年前，對於「根本佛教」及「初期大乘」的深廣內涵，難免有些疏略、隔膜或諍論；但由於他肯虛心、肯奮發、肯實習、肯拓展（思路視野），很快就信受，也詮倡起來。他經過這番轉捩、提昇，知見與施設便顯得睿明而開闊。他從睿明中諦察佛法的精深坦平，從開闊中振策菩薩的艱貞牢強；從艱貞牢強中蕩絕了狂氣、倖圖、偽行與激性，一切平實切近，一味決定精誠。就這樣，他那最感動人的一句話——「為佛法耗盡最後一滴血」，老是在我肝腦中震吼般響亮著；受過他熏陶、啟迪而發心的，這種感受必然會更深刻；深刻得《慧炬》永燦——「無盡燈」，悲潮常震——無極熱（忱）！^①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五日晨寫於驚危室
（摘自慧炬出版《周子慎居士伉儷追思錄》）